歸鄉路上的“人情劫”

1994年正月間初入東莞工商報，隨報社總編輯王峰到創維集團東莞電子廠採訪，來自香港的廠長陳偉光接受我們採訪，中午請我們到香格里拉酒店吃飯，陳偉光大大方方派我們每人一個利是，我不知所措。隨後，陳偉光給餐台邊每個服務生派一個利是，還叫來領班，給她一疊利是，吩咐她幫忙到廚房每人派一份。我在心裡說，香港“老闆”怎麼這麼大方！後來偷偷打開利是，裡面只有10元。

在廣東逾20年，收過同事1元的利是，絕大多數是5元的利是，偶有百元利是。逗利是乃廣東春節一景，未婚男女向已婚人士逗利是，單位同事向領導逗利是，圖的是熱鬧吉祥，不為金錢多少。

春節回鄉，妻兒沒有同行，沒有收利是欠下人情債的顧慮，我一身輕鬆。自己從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回到相對落後的鄉村，總不能讓鄉親掏腰包，占他們便宜吧！

慶倖只持續了一個晚上，就被鄉情裹挾著投入一場人情遊戲。

回鄉前，按照廣東風俗準備了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的利是。

正月初一晚上回到家鄉，第二天就遇到了難題，沾點親戚關係的鄰居登門拜年，帶來了酒和點心，還給年邁的父母送上了千元利是。這份大禮如此昂貴，必須歸還。再掂量一下隨身攜帶準備見到孩子老人派發的5元、10元利是，突然起了疑慮，小額利是能派發嗎？求教於鄉鄰，得到的回答多少有些令自己尷尬:“這裡沒有百元以下利是。”儘管誇張了些，卻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

後來在學校旁邊一家店裡見到幾個晚自修的學生，拿出來的都是百元大鈔，問他們，說是收的利是，基本上都是100元的。

熟悉當地利是行情的村鄰說，當地利是有100、200、500、1000元的，但都是一去一來；做生意的大老闆，幾千塊錢也送，那是有求於人。

村裡一個畢業工作兩年的大學生，被告知春節回家花光了帶的大幾千塊錢。若在廣東，像他這樣沒有結婚的年輕人，不用派發利是，還能得到親友不少利是。

利是是不敢隨便派了，但親朋好友的禮物和給父母的利是卻不能不記住。

於是，自詡大方的我成了家鄉最大的算計者，算計著送誰還誰。

事情很快起了變化，親戚和族親的喜酒很快擺上來，滿月酒、周歲酒、10歲酒、大壽酒、結婚酒，都集中在春節上演，大多挪了日子。光初八一天，3個宴席同時擺上來，請客的族親從初七開始就一個個登門盛情相邀。按照習俗，這一天熬夜，客人送禮，入席，然後熬夜打通宵麻將，次日早餐和午餐再入席，主家三接四請，有的開著車來接客。

實在抽不開身，往往提前送上禮金，藉口同學有請逃避，主家倒也理解。

大街上，醫院門前的一側道路被主家搭棚擋住一方通道，醫院救護車只能從另一方向出進。後來在街頭閒逛，市場旁幾十米範圍內就有3個喜棚。到熟人家聊天，不斷被預告孩子過幾天或不久大婚。做小產權房開發的鄉親還盛情邀請我撰寫他兒子婚禮的答謝詞。

春節到城區看望老師和同學，向同學打聽老師近況，因為想看望的老師太多，太多老師自畢業後就不曾見面。同學善意提醒，大過年的，去老師家總不能空著手去吧。我與家人回程車尾箱擁擠，只帶了換洗衣物，沒辦法多帶些土特產之類。向同學打聽送什麼禮物好，同學如實相告，最起碼是一條煙一瓶酒，一般是400塊錢一條的黃鶴樓。同學還補充一句，現在同學見面，不上40塊錢一盒的煙都拿不出手。我咋一咋舌，不敢接過話頭。我不抽煙，但手頭帶的是一二十塊錢一包的廣東煙，心裡慶倖自己不抽煙。

我想見一見所有健在的老師，就想看他們一眼，就為了同學錄裡有的老師名字上的黑框，我怕再回家時有的老師見不到了，可我沒帶那麼多錢。

突然想起家裡房間裡擺滿一排的酒煙和點心，足有幾十份，都標著熟悉的名牌，但不清楚價值幾何。向家裡人打聽，知道有的值10多塊錢，上百塊錢的也有。

在家鄉的十多天，連日開車出鎮，都要經過市場旁的門洞，轉到舊政府所在的東街上公路，道路兩邊是密密麻麻的煙酒點心攤。店家放一個架子，將驚人一致的紅色系的禮盒擺上架子，層層疊疊堆上來，架子前面和兩側再擺上高低錯落的禮盒，架子後面扔著打開包裝後的空盒子。這些攤檔簇擁到道路邊，尤其在連接公路的丁字路口，將原本狹窄的人行道全部佔據，部分禮盒擠佔到水泥路面，令出鎮路幾近癱瘓。

初二那天早晨，看到這般光景，我下車步行到路口，幾個穿制服的民警和未穿制服的人正在疏導交通，指示車輛不得左轉，只能右轉到沒車的地方調頭。向沒穿制服的工作人員瞭解，知道也是員警，臨時趕來，來不及穿警服。說是連日加班疏導，每天要堵一兩個小時。

幾天之後，拜年高峰過去，返鄉的車流陸續離開，街邊的臨時禮盒攤檔退場，道路恢復平常的秩序。

那天晚上散步到村支書濤濤家的商行，前些天，他們家在商行前空地上搭起一個藍色雨篷，擺賣各種禮盒。當天禮盒不見了，但雨篷猶在。向濤濤家人探問商業秘密，他們並不隱瞞。

濤濤家人說，當地越貴的煙越賣得好，都是送禮用的，買的人多是外面回來過年的人。有個從廣東回來的老闆，要看望12個親戚，一次在這裡買了12條單價400塊錢的黃鶴樓煙，還有5箱單價700塊錢的酒（一箱裝6支酒），平均給一個親戚送的煙酒起碼五六百塊錢。商行在當地代理了稻花香酒，這個品牌就賣了1000多箱，但賣一箱酒只賺幾塊錢。不過，當地零售店不用納稅。

當地賣的酒分出不同檔次，最便宜的酒只要十二三塊錢，低檔酒都是專供農村市場的；最貴的酒要三四百塊錢，也有不少人買。

他們感慨，如今越高檔的煙酒越有人買，都是外頭回來的人買。回來辦喜事的家庭放的煙花也多，消費水準還是蠻高。

春節回鄉，見到有的村鄰因送禮斷了交情。一個常年在家但跟子女分開單過的老人，回村裡給生意歸來的族親送上賀禮，還替兒子帶來了一份賀禮。大約族親念她孤苦一人生活不易，堅決不肯收下禮金，還以“人不到，禮不收”的習慣，拒收老人兒子的禮金。老人覺得面子上過不去，返身就離開了。後來說起這事，她的理解是族親嫌她家窮，看不起人。她說以後不來往了。我想勸她，族親應該是好意。但不知他們曾有怎樣的嫌隙，終究沒有替人說理。

春節期間跟許多人聊起賀禮，大多對禮金沒有過多說法，認為都是你來我往，卻對主家的通宵麻將褒貶不一，有的人一夜賺回禮金還有盈餘，更多人抱怨送了禮還要賠上輸的錢，往往輸的錢比禮金還多。

初十一晚透過氣來，晚上冒著寒涼鎮上行走，同學家搬到另一處，按照門牌號碼尋過去，大門緊閉。試著敲敲門，沒人應，推一下，卻沒上鎖。一陣煙味撲面而來，3桌麻將擺在廳裡，打麻將的客人有點不解我的敲門舉動:“怎麼還敲門？”我的疑惑更大:“家裡開了麻將館？”同學聞聲從里間出來，門開處看見里間麻將客紮堆。同學面帶驚喜，遲疑了一下:“這不是麻將館，家裡來了客。”突然驚覺碰上同學宴席。細問所為何事，原來同學節前搬新居，當天安屋宴客。

見同學待客繁瑣，不便敘舊，我又不會麻將，匆忙送上禮金告辭。

家鄉的春節遭遇倒春寒，站在屋裡都冷得發抖。我產生了逃離的想法，儘管年休假還沒用完，但鄉村不宜久留，因為只剩下路費了。

無聲嘆息

如果兩人都不理我我還能承受嗎？難道是我自找的，一次次的散心，一次次的傷心，這次說是旅遊其實是去散心。當時報了最貴的團，是最近的天數的，行程也滿滿的，日期也可能會和親戚碰面，可還是報了。這樣可以早點離開，不去有時間煩惱這件事，我也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我和田聊天，田都不知道怎麼和他說話了，一說話她就生氣，我們曾說過都不理他了，省得讓她生氣傷我們，哎！背地傷你，當其他人面又和你好，好可怕。話好說，情難收。

中午他不在，我和田就在會議室吃，金提起到玩去的照片，說要發微信，就隔著玻璃我和田說笑了幾句，她突然去金那把話題轉走……開始與金開玩笑，一會兒她走了，我們吃完了，田去金那看電腦，聊了幾句，金讓她去給買飯，結果她突然說句，你身邊有個大美女，讓他她給你買！後來金問你說什麼，她說沒什麼！這女人怎麼了？這是針對誰那？田當時很生氣，也很無奈的走出技術部。那天她遲遲不吃飯是再等金一起吃。已經好幾次了！事後再公事上找了田的麻煩，田說看來以後都不要和男士說話了，省得她生氣傷我們。哎！為什麼用她的錯誤懲罰自己，是啊！我何嘗不是那！我們彼此已經除了查錢開票不再說多餘的話，加上我都很老實了，她也不會明著傷我，公事目前她也沒找到機會。

今天一時生氣又把他刪了，這次他讓我刪的，刪就刪唄！我變了嗎？他說我變了，這是我刪他微信同時彈出的最後一句。這樣的壓力之下我能不變嗎？還調侃我……傻瓜！昨天已經讓我覺得難堪了，昨天愛搭不理的今天又來招惹我，是覺得我好玩嗎？故意讓我難受，好糊弄，好欺負，討厭現在的自己。這次估計不會在加了吧！他目前沒有申請！做朋友不能一廂情願，也許他真的不在乎我這個朋友吧！雖然我有無數的疑問，也許都得不到解答了，也許一個冷淡的“哦”字才是他的回答吧！開始討厭“哦”這個字。昨晚想了一夜想約他談談，讓他看這些，我為什麼這樣，希望玩之前解決這事，不管看完我們是否還是朋友，選擇交給他，也許她倆會更好，怎麼選擇我也坦然面對，雖不會像說那麼容易，只會盡力為之。打算好的結果還是……其實他問我你選擇誰了？沒選擇我啊？（我轉發別人微信他看見問的，題目我已選擇你，叫我怎麼放棄）我也知道是在開玩笑，我想帶著玩笑的話說“你”，可突然想到昨天的事讓我覺得更加討厭自己，幹嘛讓人覺得我要做小三似的，就沒發，又說了一些過激的話，還刪了他微信。

氣死我了，他是成心的嗎？過來招我，好大聲說我和他說話，等他出門她立馬追過去嬉戲，氣死我了，他這是目的嗎？利用我嗎？也許你們的關係才是最好的，祝他們快樂，好好的安撫她，別再讓她傷人了……現在她長在那屋了，我覺得她應該掉崗。我一氣之下給他已經發了絕情的話，我讓他沒公事時別進財務室。發這話時眼淚不禁流出，親戚的到來，肚痛，心痛，頭痛……可掩飾這一天的傷悲不讓人看見，真有點要崩潰的感覺，沒有我，他依舊很快樂，祝福你們……外面的雨依舊下，老天也是在為我這些天哭泣嗎？ 老天還是很眷顧我的，讓我的親戚提前到來，讓我沒顧慮的遊玩~~~~我已知足。

今天自從我說那話後，他一共進來5次，一問我保險證明的事，二借u盤，三還u盤，四放飯盒，五等刷杯子。我居然這最後一次，當他坐在我對面時，我突然笑了，我也不知為什麼？貌似此刻氣消了！其實想想也許是誤會他，他沒這個意思，太大大咧咧了吧！也許這幾次進門他是故意的吧！還在乎我這個朋友吧！一切都是猜想，這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吧？！這永遠也得不到回答。

一次次問我，是不是喜歡他，他說“可別這樣，都是有家的人”，這話只是在這段友誼上砍了一刀，也是一種侮辱。到了這時，是該放棄的時候了！看來異性做真正的朋友很難，學會虛偽，無情才更得人心吧！太重感情也是錯，也許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錯。

枪魂

明末，崇禎九年，陝西西安鼓樓邊上住了個人，名楊震。此人家中排行老小，父母從小嬌生慣養，長大了雖沒有成為無惡不作的紈綺子弟，卻也是終日無所事事。每日裡不是街頭閒逛，就是去西安城散佈在各個角落的古玩店轉悠。時間長了，這楊震倒也對看古玩意兒看出點了門道，最後徹頭徹尾成了個古董收藏愛好者。以收藏倒賣古董為生,為人還算出手大方，很講信譽。在圈子裡倒也是美名遠揚。 當時，正值大明朝的末年，那一年清太宗皇太極稱帝于盛京，剛剛改國號“後金”為“大清”。清兵對中原更是虎視眈眈，崇禎皇帝雖勤勉，但卻也阻擋不住搖搖欲墜的明王朝的滅亡。

雖是亂世，西安城卻依然風調雨順，安居樂業。也正因此，楊震每日裡玩古董依舊是玩的不亦樂乎，國家所面臨的危亡暫時也沒影響到他。

有一天，一個朋友來找楊震，說有個好東西有賣家要出手，就問他有沒有興趣。楊震好奇問什麼東西？朋友卻賣了個關子，意思是如果得此寶，那他可要抽點水錢，畢竟此寶世間罕見。楊震當下應允，隨即隨朋友來到賣家處看寶。

那賣家是個白髮老者，客氣說道對楊震也是久有耳聞，知道他出手大方也不是計較之人，當時就拿了那寶貝出來。

待主人將寶物從後堂拿出後，楊震卻有些詫異。就見那主人手中抱著一個長匣子，大約一丈四尺長，抱在懷中顯得格外沉重。楊震心想，此物非瓷非銅，非幣非鼎，非字畫非碑臺，到底是個啥東西呢？ 心中正在尋思，就見那主人將匣子輕輕放下，打開蓋兒。便拱手相讓，讓楊震走近了看。

楊震走近一瞧，只見那匣中錦緞包裹，四周放滿了玉石小獅子。而在那匣中，躺著一把長槍。

只見那槍，好似玄鐵，又不太像，槍長一丈二，通身漆黑，重六十餘斤。槍尾雖有鏽跡，但還可看出打磨之精良。再看槍身，光滑如玉，沒有十年的功夫，鐵器不會這麼光滑。在看那槍頭，可讓楊震倒抽一口涼氣，那槍頭鋒利無比不說，整個槍頭殷紅如赤霞，顏色絕非後期塗抹，可也不是鐵器應有的鐵銹紅，那赤紅色赫然就是人血，這槍不知道殺過多少人，方能滲滿整個槍頭，在紅纓的襯映下，更顯得殺氣十足，叫人不寒而慄！

楊震看呆了，自己混跡古玩界這麼多年，什麼物件都見過，可這等血腥的物件，卻是從未見過。那槍主人看楊震呆在原地，便又指了指槍柄與槍頭的銜接處讓楊震看，仔細一瞧，只見上面赫然刻著五個篆字：“楊延昭之槍”！……（思緒飄到北宋時）

楊家名將一口金刀八杆槍，令遼兵聞風喪膽，北宋至今，再無英雄能出楊家之右。

滿門忠烈，楊令公與七子全部戰死沙場，為國捐軀。這等英雄，又有何人不知？

而楊家將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帥楊繼業和兒子楊延昭。

楊延昭鎮守邊防二十幾年，大敵遼國對他非常敬畏。遼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顆星是專克遼國的，因為楊延昭對於遼人很有威懾力，遼人便都以為他是那第六顆星轉世，因此尊稱為楊六郎。這槍，是楊六郎用的槍？

看到這幾個字後，楊震只覺的全身眩暈，不能自已。主人見狀只想是是不是喜歡寶物，故才失態。當即倒水泡茶，讓楊震坐下休息。或許這賣槍老者猜對了一半，楊震的確喜歡此寶，可他不知道的是，楊震對槍雖愛，心房卻好似被撕扯一般，無端端的卻想哭出來一般。

緩了一緩，楊震對那主人說：“開個價吧，這槍我要了”。那老者也是厚道之人，聽聞後便說：“我得知此槍來歷後也是敬仰那六郎楊延昭，便想收藏傳世，無奈此槍雖是古董，卻因飲血過多怕是有了精氣神，我這等凡夫俗子降不住它。自從收藏此槍後，我家裡人是身體虛弱，挨著生病，我一把年紀，也不想再冒此風險。此槍你先拿回去，若七天后你全家平安，再來付錢不遲。我當時收來花了千兩白銀，你若降的住，就給我拿百兩白銀即可”。說罷拱手送客。

楊震手捧長匣，旁邊跟著的朋友也顧不得剛才要抽傭金的想法了，一是此物早已超越古董的範疇，二是哪先前的主人如此大度，自己若在使那些小聰明，倒顯得有些不厚道了。於是二人互道再會後便分道揚鑣。

當晚，楊震再次端詳此槍，看著看著思緒就有些飄忽，也不知道為什麼，一看到槍，就好像手腳不聽使喚一樣，而且腦袋也是混混沌沌。合上蓋子，楊震將槍就放在自己的枕邊，這一天很累，楊震就倚靠的那匣子睡著了。睡夢中，楊震來到了殺聲震天的戰場，只見那先鋒將軍，雖面如冠玉，卻滿身是血。只見那左路有三路將軍一馬當先沖向敵軍，那軍旗上赫然寫著楊延平、楊延定、楊延安，這不是楊大郎、楊二郎、楊三郎卻又是誰？再看中路旗幟，分別寫著：楊業、楊延昭、楊延嗣。正是老令公和楊六郎、楊七郎！右路則是四郎延輝、五郎延德。各路楊家軍奮戰殺敵，遼兵急劇增加，楊家軍各三路都被沖散，首尾不能相顧。廝殺中，大郎。二郎、三郎紛紛殉難。四郎八郎被俘。楊震在夢中挪騰翻滾，跟隨者六郎楊延昭，殺出重圍，獨自返國。

次日，夢醒。楊震起來後只覺得周身疼痛，心想這做個夢怎麼做的身子如同散架一般。在回憶起昨晚夢境，宛如現實。要說這楊震雖說聽說書的說過楊家將的故事，可故事很平面，昨晚的夢中，那遼軍的醜惡嘴臉，楊家滿門的忠義，還有那血濺到臉上的感覺都是如此的逼真，怎麼都不像是一個夢。

這一整天，楊震對著槍看了整整一天，茶飯不思，越看眼睛越離不開這槍，越看心跳的越快。轉眼又到了晚上，和前晚一樣，他依舊枕著槍匣睡了過去。

今天晚上，楊震又夢到楊業戰敗。退到一處叫陳家穀的地方，得不到接應，陷入重圍。老令公奮不顧身，英勇作戰，終因寡不敵眾，身負重傷，墜馬被俘，最後不屈絕食而死。而那來自自己陣營的暗箭卻萬箭齊發將那楊七郎射了個透！在旁邊的楊震仔細上前數了數，那射在楊七郎身上的箭，足足有一百單三箭，有七十二箭射穿了胸膛。然後隨即自己又來到楊六郎身邊，看著他在血雨中殺敵。這連著幾個晚上，楊震都會做夢，全都是楊六郎戰場殺敵的情景。直到有一天，他夢到六郎到鐵器鋪讓人將自己的兵器打磨一下，因為長槍殺敵無數，早已不再鋒利，鐵鋪的夥計自是仔細修復。直到六郎取槍時，楊震聽見了楊六郎和鐵鋪夥計的對話。店裡夥計說：“將軍的槍應該是素纓蘸金槍吧”？六郎應道：“不錯”！正待拿槍離開卻又回頭對夥計說：“我怕我戰死沙場，收屍時無人認得，你在槍身上刻上五個字。。。。。。”。楊震在夢中沒有聽清楚要刻什麼字。就聽見鐵鋪老闆的聲音：“這槍身點鋼製成，刻字很是麻煩，要刻的話將軍需給一百兩銀子”。哪鐵鋪老闆，看著卻和欲賣槍的老者倒有幾分相似。 直到次日晚做夢夢到楊六郎去取槍時看著槍身上的刻字時滿意的笑了的時候，楊震才看清楚，那槍身上赫然刻字五個字：楊延昭之槍！夢中的將軍還沒來得及和鐵鋪夥計招呼，就接了旨速速上馬離去了。那刻字的百兩銀子也沒顧得上給。

楊震徹底相信了這把槍的來歷。第二天是他拿回槍的第六日。當晚睡前，楊震將仔細端詳了一天的槍收好，放入櫃中，心說還是把這神槍藏起來吧。每日枕著入睡做一晚上夢不說，而且對寶物也是不敬。於是槍放好，自己就睡去了。可是這一晚，夢中雖然沒再在戰場廝殺，也沒有戰火紛飛，可是睡得非常不好，非常不踏實，直到第二天清晨起來，卻好像失魂落魄一般，注意力怎麼也集中不起來。

拿出槍又是看了一天，看著那槍，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知道怎麼的，自己的思緒又跑回到了那些夢中的場景，那持槍將軍的一舉一動不停的在腦中浮現，根本揮之不去。至此，楊震相信了那賣槍老人的話，此槍乃是神槍，非一般人能駕馭收藏的了！

楊震對此槍早已超出了喜愛的範圍，只覺得一瞬間槍離開自己的視線，自己便會六神無主，如同行屍走肉一般。

當晚，楊震又將槍置於枕邊，倚槍而睡。

今晚的夢，沒有在戰場。卻是在關外的營帳之中。臥榻上的楊延昭奄奄一息對下屬說：“我違抗聖旨斬殺奸臣，父仇、兄仇、弟仇得報，怎奈那遼軍未滅，我楊家滿門忠烈，不怕為國捐軀，只怕後繼無人，無以報國”。屬下皆哭。楊延昭又說：“幸得宗寶宗勉即將成人，我楊家世代為殺敵而生，絕無二話，你們回去務必奏明聖上，我楊家所有男丁悉數可上前線殺敵為國捐軀，待男丁死絕，女眷皆可用也”！聽聞此言，莫說塌下屬下，就是在夢中的楊震都留下眼淚。

旋即，楊六郎又讓楊延興，--楊延興為楊六郎隨從，楊令公義子，改名楊延興，自稱楊九郎。拿來自己的長槍對著槍，又對著眾人說：“此槍是我的素纓蘸金槍，隨我衝鋒陷陣殺敵無數，若干年血跡早已滲入槍髓，見此槍，我心方安，這也是我的親人。我死後，只需將此槍陪葬，待我與此槍一起投胎轉世，再一同上陣殺敵。想我征戰多年，遼賊懼怕我威名，此槍有功。我死後，槍暫時也不能殺敵了，既然是我親人，陪我下葬，我就賜此槍單名一個“震”吧，取其隨我威震遼軍之意”！

這句話說完，楊延昭離開了人世，史書記載，楊延昭卒時，享年五十七歲。

楊震夢到這兒，在夢中是嚎啕大哭。哭著哭著就醒來了。再回想起那夢中場景，恍若眼前。

斷垣衰草野狐鳴,曾說六郎此駐兵。
千載烽煙鎖舊壘,三軍旗鼓剩荒城。
雁門重鎮雄西北,楊氏邊勳勒弟兄。

楊氏滿門忠烈，又豈是一首詩可概括的了？想那六郎手中鋼槍，都是忠烈，沾滿敵人的鮮血，伴隨主人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這是何等的忠義！

到此時，楊震和此槍淵源，早已是清清楚楚。那跟隨主人征戰沙場，沾滿敵人鮮血的神槍，早已有了魂魄，在主人賜名震字後，自然隨楊姓。這楊震不是此槍轉世而來又會是何？

次日晨，正是楊震取槍回家後的第七日，也是那賣槍主人要他去還錢的日子。當天，楊震賣掉了自己所有的物件和房屋。換取白銀萬兩，來到老者家中。那老者見楊震前來，卻是眉目含笑著說：“可降的住此槍”？楊震低頭回到：“降得住”。當下將萬兩白銀置於案上就要轉身離去。

卻聽見那賣槍人說：“五百年輪回，世間最忠義”。當年楊延昭槍身刻五字，還欠白銀百兩，這錢今天重是還了。說罷拿起一百兩銀子，飄然不見了。

夢中的楊震隨楊六郎在戰場廝殺，是真的嗎？

再看楊震，哪裡還有紈綺子弟古董販子的模樣？短短幾日，好似脫胎換骨，臉上寫滿滄桑二字。

從此再無世間瑣事縈繞，楊震懷抱鋼槍，往那不知名的路上越走越遠。從此世上再無人看到過楊震，也許，神槍和主人六郎楊延昭早已團聚繼續殺敵了吧。